

对《易经》与双性的联想

梅丹理

我最近在想关于两性的问题。我常常借《易经》来想很多问题，因为这本书里很多问题已经被串在一起，串得很好，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让我探讨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想了解乾与坤，就必须了解双姓，因为《易经》本来是用双性的互动来象征自然界里很多东西，很多对立面的纠缠、调和。《易经》的基本架构可以说是一种繁衍的舞蹈，由乾和坤的纠缠、卷合而产生人生的种种境遇。

为什么植物界、动物界里会那么普遍地存在男女、公母、雌雄、牝牡之分？这个“为什么”是要命的！我内心的编辑都会顶我一句：“干吗想这个？”谁会真的去想这个“为什么”？当我以为自己在想“为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想，其实只是在那儿空想，把一些观念搬来弄去，与真相毫无关系！想一个问题必须有想的资料；真相的水要盛出来，必须有水瓢；车开到冰雪地要装上特别的轮胎。我阅历不深，没有能长久观察一个对我构成魔力震荡的异性而得出种种“为什么”。一个人去想这个问题，好像一部电脑想“那股电流来自哪里”一样。电脑最应该运算的不是这个。人最该想的是“如何相处”。

也许这个为什么只配造物主去想。但我还是要想。

也许我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不敢想或不知如何去想我跟异性之间要怎么走向一段美好相处的经历。

我看了一个生物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说。他讲到后来，进入了一个如入无人境、如入五里雾的境地，没有情侣的挑逗和穷追，也没有纠缠和失望。但他还是很尽情地在谈生命多么需要“性”。他讲的是生命的基因组合多么需要洗牌，在有性繁殖的条件下，每一次传代可以洗一次。父亲分出一半的牌给后代，母亲也分出一半，合到一块儿是一个新的人。至于父亲分出哪一半、母亲分出哪一半，就牵涉到洗牌的偶然性。谁偷偷地教会了我们那么严格复杂的发牌技术？原来我们以为是在

玩！

远古的人进行了一番很激情的思考，他们也意识到这个繁衍的玩法要出于严密性和随机性的巧遇，才能产生万有。他们根据这个见解而推敲出来的象征体系，里面有男女的激情，也有冷静的规律性。我向久违的兄弟们呼喊：你们也想了一些“干吗去想”的问题，想得很好。我要用一些新的观念玩意儿继续想，步你们的后尘！

回到那位生物学家。他认为生命也需要时常修改、纠正基因组合中的每一段信息。有性（双性）生物的细胞里都有两套基因，正好有利于参照校对，所以有性繁殖等于是为了长期保持基因组合的完整准确而作了一番规划。如果是无性繁殖的单细胞生物，让它们“走样”没有关系，走样到哪里也算那里，也是生命这条好汉“到此一游”之处！但多细胞生物不能那么随便地走样：在胎儿发育的时候，每一种细胞是靠彼此分泌的信号来转型分化，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一走样，胎儿会变成血肉模糊的团块儿。

基因组合中那种自发的梳理、纠正，跟一个象征的体系有一点相似。譬如某一个象征被解释歪了，也许我们无法凭它本身的定义来进行纠正（因为象征是活用的，要看用者的言说语境，更要看用者的心态和心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互动、互连的象征，来察觉误读的来源。比方说，如果损卦被解释错，我们对益卦的理解会受影响。总之，都要用参照的办法才能解释得通。把乾卦、坤卦摆在64卦最前面很有道理，因为它们两位跟所有其他的卦都有很切身的关系。（所有其他的卦都由乾、坤的局部互换而产生的。）要把乾、坤的意义推敲好，对其他卦的解释才能归于圆满。因此了解“双性”（就是乾、坤）存在的道理，有利于梳理纠正每一个单元所包含的信息。

那个疯狂的生物学家Matt Ridley还有一招。他说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不是上面那些，而是因为两个单生细胞交流信息时，会发生一些互相搅乱、互相啃啮的不必要现象。没想到，那么单纯的小生命也有这个问题。

单细胞的生命体经常会进行（无性别）的基因交换：两个细菌细胞会停靠在一起，长出一个管，由小管输出、输入一些基因和细胞汁，交流一些基因信息。单细胞的绿藻也有这个本领。这个不叫intercourse（性交）而叫conjugation（接合）。而我们该死的人类，因为滥用抗生素来养肉牛、肉鸡，不小心养成了一些抗药的

细菌。那些细菌靠的就是接合的作用，来传抗药的基因。传来传去，到后来它们对很多抗生素都变得有抗药性。

无性细胞已经具备交换基因的能力，本来不需要依靠双性的交流。问题是，两个细胞“接合”的时候，除了交流基因也不可避免地会输进、输出一点原生质（细胞汁）。这样就会触发收受两方细胞汁里不搭配因素的冲突。细胞汁里有一种小器官叫线粒体，而线粒体有自己的小基因（脱氧核糖核酸）。两方线粒体的小基因，有时因为来历不同而产生抵触，甚至会放出攻击异己的毒素（同时自己会利用一个遮盖毒素的基因来保护自己）。

有的生物学家有这样的理论：细胞之间为了交流大基因，多次发生了线粒体小基因之间互相冲突的事情，耗费了细胞的不少力气，因而摸出了一个规律：交流的时候如果能把基因浓缩起来、包装起来（像精子那样），只输出基因不输出细胞汁，就会避免上面所说的抵触。新接进来的基因，总要靠受者细胞汁的运作（相当于卵的作用）才能打开“包裹”，让新进来的基因与原有的基因结合起来。后来因为有一方经常扮演受者的脚色、一方经常搬演授者的脚色，就有分工的倾向。那个只受不授的细胞应该是产卵细胞的前身，那个只授包裹的细胞应该是产精细胞的前身，但是它们由此出发，如何成为多细胞生物里专门负责产精、产卵的“配子细胞”，还是一个谜。生命进化到灵猿再到人类，已经跨越了好几个神秘的深渊。有意思的是，在刚刚开始形成双性的时候，生命似乎经历了一番挣扎，到现在还是一种挣扎。在原始细胞那里，因为基本生理构成而形成的挣扎，促使它们转入一种分化，绕了一个弯，希望因此以更美好的方式互相寻觅而达到更高的结合。造化还帮我们配上种种让我们互相吸引、互相眷恋的“装潢”。但内部的自我需求比以前更复杂，还有更刻骨铭心的精神体验。生命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容易疏离、容易产生抵触的状态。从这个状态中，总有一个内在驱动力，要我们再一次的出发寻找一种新的男女结合方式，或者更好是寻求新层次上的男女结合。我读《易经》，常觉得它在寻求一种递进的结合。所以乾、坤转入人生各种境遇以后，从永恒的原形转入时空的遭遇以后，一方面会产生会产生其它的诸卦，一方面会使乾、坤各爻变得更丰富。

因为有一位女人曾经对我构成魔力的震撼，所以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我想编织一段思想的云锦作为供物，来证明人的互相招唤是神圣的。

